東詩零言 十

續編

目錄

高麗

崔冲 禑垣 魚無迹 金淨 奇遵
鄭知常 妓吁咄 成侃 朴誾 盧濟
崔亟 李朝 崔淑精 楊士奇彥 李箕賓
金之岱 成石璘 金宏弼 沈彥順 中宗丁丑文 李大源 宣祖癸未武
魏元凱 趙云仡 洪裕孫 鄭士龍 安璲 明宗己酉文
李奎報 權踶 仁宗 金樂春
李淳牧 鄭以吾 金安老 燕山丙寅文 金麟厚 中宗庚子文 崔岘 明宗丙寅文
李穀 洪允成 世宗庚午文 沈彥光 盧守愼 金應南 宣祖戊辰文
鄭夢周 妓紫洞仙 尹豊亨 中宗己卯文 姜[illegible] 沈喜壽
李穡 孫比長 世祖甲申文 李荇 尹釲 鄭介清 中宗己丑

李周鎭 英宗乙巳文

李山海 柳根 楊士彦 明宗丙午文 金氏 金昌協

鄭澈 具學瑞 洪宗祿 鄭氏 英宗

柳永慶 宣祖壬申文 朴守緖 金世濂 光海丙辰文 宋明欽

趙振 宣祖丙子生 孫胤宗 武 金潤相 金得臣 任瑋

壬辰之亂 鄭復始 許錟 申混 丁若鏞

金時讓 尹濡 宣祖癸酉文 許鈴 曺植 序次未詳

僧休靜 尹繼善 河受一 宣祖辛卯文 許穆 明 梁喜

李享成 中宗甲申生 李氏玉峯 李爾瞻 李端夏 明 鄭鎔

李應麒 明宗辛酉文 申欽 柳氏 僧妙靜 明 柳順善

李安訥 鄭經世 宣祖丙戌文 孫裕後 南龍翼 明 李堅

柳成龍 李時稷 仁祖甲子文 李元翼 南老星 常女

金繼輝 宋國澤 仁祖甲子文 張維 金錫胄

英宗壬戌文 李周鎭

已入於第九卷

角

東詩零言卷之十

高麗

崔冲晁原海州吏溫之子也有二子常戒之曰士以勢力[illegible]鮮克有終以文行達乃爾有慶吾幸以文行顯𧫴以清慎終于世乃作訓子孫文傳之中葉不謹失其本有二詩其一曰家世無長物惟傳至寶藏文章爲錦繡德行是珪璋今日相分付他年莫敢忘好支廊廟用世世益興昌 補閑錄

鄭知常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李仁老破閑集以鄭知常詩載之崔滋補閑集以滎陽詩補閑錄之上[illegible]星斗屋三間半出虛空樓一間補閑錄以使臣崔姓名亡者載之李齊賢櫟翁稗說以鄭知常詩錄之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徐居正東人詩話以唐時高麗使詩載之惠仲撰閒瑣錄水鳥浮還沒以士人沈善詩錄之山雲斷復連以參判洪逸童

平字

文科尚書左僕射文
肅公陝川人
諱名存淳善屬文
應穀老年名之号一時

元凱復為出家名冲正有圓鑑集在李州 松窩雜說

李奎報 見原 近見壺谷所編箕雅目錄稱李奎報文章為東國之
冠余意則殊不然如蒲浣松筐僧富貴一江烟月寺風流竹
根迸地龍腰曲蕉葉當牕鳳尾長湖半巧印當心月浦凋貪
吞八口湖此等句皆人所膾炙以為奇警者而自今觀之殆
同村學童所習百聯抄句語耳亦何足尚哉 農巖雜識

李淳牧直玉堂時與翰林諸君會芸閣及酒酣諸君請走筆滑
鱗字郎書于素屏風云鳳池波影動碧鱗松籟千年萬歲春
玉筆不巡三十載陽花烟月屬何人一座未悟其意及酒醒
李亦不知所道之意後六年遷都花山此詩乃驗豈神物假
手使然耶 補閑集

李穀 見原 年十三屬於諫院外郎時國家無事於[illegible]之官每以會

曰陳文不評載

飲為事名之曰曲會嘗於夜會一員先唱[illegible]詩夜不長詩酒
夜話係皆不能對稼亭謂曰不難也即應曰遠山非[illegible]畫圖
山座客不覺驚嘆自此知名 松窩襍說
鄭夢周 見原 非徒理學節誼卓于一時其文章豪放芳風流太守
二千石邂逅故人三百盃客子未歸逢燕子杏花飛落又桃
花等句翩翩豪舉類其人焉 蛟山詩話
李穡 見原 大為我太祖所重太祖嘗請其字及居室號又請名其
二郎牧隱以爲桂花秋皎潔配桂莫如松公之所重者節義
尚其不變也故字之曰仲潔扁其居曰松軒三郎之名芳
毅故名一郎曰芳果果毅相須者也吟成一篇曰着鞭樞府
慨揚揚同日磨肩入省堂月滿海山何皎皎歲寒松柏愈蒼
蒼友恭可見親情洽果毅何愁敵勢強願與一時諸大將共

師終始鄭汾陽牧隱閒鄭圃隱被死偶題詩七首其一曰

到今吾川哥禍聚人心往來屑屑何妨事更感松軒愛我深

松窩稗說

○麗朝節義之臣圃隱損軀於未亡之前牧隱鄰齋李種學陶隱李崇仁草屋子金震陽皆畢命於改社之後掌令徐甄國破身退冶隱吉公抗疏不仕七人而已其餘位享茵席名揚登閣者皆寥寥無聞信乎臨危立節自古難也訥齋朴祥咏牧隱詩曰孤竹薇蕨輕聖武江都冠真詩史也 全上

禪坦麗末詩僧也曉過松京東城門外聞鷄聲有詩其末聯曰千村萬落同昏夢斷尾雄鷄不失時斷尾鷄坦自比嘆其國家之將亡而衆人不能知也 松窩稗說

我朝

成石璘與諸宰春遊首占一句曰眠牛壠上草初綠久未屬對朴生致安郎唱曰啼鳥枝頭花正紅滿座閣筆獨谷深嘆賞而朴生竟未沾一命坎坷以死人皆為獨谷惜之 紫海筆談

○獨谷愛淮陽妓月纖纖嘗判開城一日忽起訪纖之興稱病直抵淮陽郡郡守某獨谷同年友也行到金化縣報先聲太守方與纖纖私焉聞獨谷来携纖纖往長楊屬縣避之獨谷至則既不見邑宰又不見情人空館寂寥情不自抑題一絕云龍鍾嗜酒判開城獨對孤燈白髮明早識主人嫌宿客莫教御史報先聲比曉促駕而還御史語曰令公何倏来忽往獨谷曰我愛纖纖来興而来不見纖纖興盡而返御史曰自古未聞鹿前求肉者也獨谷大笑 楓巖輯話

文字似是門字

趙云仡為大司諫被臺官所劾臺官以公緘劾問石磵不答但書一絶曰一盃酒一盃酒大諫醉倒春風前不願富不願貴但願無事終天年臺官曰此老崛強如此非公文可御（太平閑話）

權踶甲午春與趙判書克寬權參判克和金參判墩俱失志禮闈抵水原蓮亭文景曰吾矖睬落䰟至此他日得意細雨濛濛雨雪霏霏明月入簾荷香滿座與二三子相與償詠亦足償今日之行矣諸公抵掌曰雨既濛濛雪不當霏月不當明荷香又豈雪中得乎何言之不倫也文景無以應是年秋榜文景居大魁諸公相繼擢第壬子文景為京圻監司會餞趙執盞言曰水州雪中荷香今可償矣文景笑曰欲與諸公共之耳不月趙出亭水府文景巡臨趙行禮訖就座適荷花盛開相目而笑文景有詩曰細雨霏霏月正明荷香荏冉滿庭

清當時此說神應秘二十年前事已成（筆苑雜記 諡文景公）

鄭以吾爲翰林遊湖南愛羅州妓薔薇及還京思想不已寄羅牧詩一絕曰二月湖南天氣新使君誰與賞青春翰林醉客渾無事細雨薔薇憂遠人（佩巖輯話）

洪允成酒量甚雄時黃烈成公守身金靖宣公何酒量與威平相敵雖終日痛飲了無醉色光廟嘗稱仁山曰鯨飲堂刻圖署賜之隣有一儒生亦好飲嘗投刺內謁曰鯨飲主人鯨飲客主人鯨飲客何辭一時傳笑（筆苑雜記 諡威平 世宗庚午登領相仁山府院君）

妓紫洞仙才貌冠絕宗室永川君定酷愛之君嘗寵青郊月既而移愛紫洞仙適往松都都有青郊驛紫霞洞徐達城居正以詩贈行曰青郊楊柳傷心碧紫洞烟霞滿意濃君大喜嘗於衆中誦此詩以自誇張翰林寧奉使本國每宴必目洞仙

瑾

公弼

曰真傾城姿也後金天使湜遊於濟川亭紅妓滿前問曰張
翰林嘗稱貴國紫洞仙誰也譯官誣指他妓金曰非也果此
人張公必不稱也譯官不敢隱遂以馹騎索洞仙於永川第
金笑曰此真其人也 青坡劇談
孫比長奉使湖南愛妓紫雲兒永叔 比長字 迂儒紫雲名妓雖怕
官威侍房而常不慊於心一日儒生持詩文來取品題妓問
曰何以辨別優劣永叔曰最妙者為上等其次為二等其次
為三等又其下為次等最劣者為吏之吏未幾永叔竣事還
京趙穉圭。為全州府尹亦愛紫雲兒問曰汝閱人多矣如我
者居何等妓曰令公幾入三下矣趙問何從得此話妓曰
孫永叔教我矣趙復問永叔是何等人妓曰真吏之吏也雖
郡守鄭文昌優入二等盧希亮。作詩戲之曰湖南奉使孰荒

被誅二字太迫爲作
者改以殉節此好

唐吏部郎中孫比長三載風流人膾炙不知時有鄭文昌盖用唐詩擬倣也丙申重試永叔之策居魁洪兼善貴達爲試官伻書賀之曰君今射策一之一非復疇昔吏之吏聞者大笑 慵齋叢話

魚無迹食葉蠶聲綠樹陰中灑秋雨彈綿弓響白雲堆裏動春雷世傳魚無迹之詩今雖未能詳知而真有聲之活盡也 楓巖輯話

成俔任之弟俔之兄也夢見李提學塏爲龍自家擧龍飛渡江老草木人物皆非世所睹其後塏被誅真逸亦病病中作詩書之云西風拂嘉樹零露叢華滋我亦一天物玉汝未有朗翌日而逝 慵齋叢話 号真逸 字和仲

崔淑精在集賢時韓明澮爲西帥而去一時文士俱會離亭約

稍知二字下疑有
漏落

以韓事爲用終以韓字爲韻衆莫能成句公後至坐定語之故使賊之公即朗吟曰君王喜得無雙信西賊驚聞有一韓滿座服其精敏 於齋稗說

金宏弼 見原 受業於佔畢齋居玄風篤行無比手不釋卷人定然後就寢鷄鳴則起人問國家事必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嘗作詩曰業文猶未識天機小學書中悟昨非佔畢批云此乃作聖之根基 師友名行錄

洪裕孫 見原 十歲謁徐四佳時梅月堂在座四佳呼韻使作近體詩其一聯曰青山綠水吾家事明月清風孰主張梅月堂泫然流涕曰雖余不得知此也蓋悲洪以童子猶知乎其落拓也遂擅名於當世 梅松小說

中廟朝中間金安老許沆蔡無擇等三奸用事時有萬虎題詩

君曰羣小滿朝誣太平此身端合早歸耕愛君不敢輕休退

昏後蚊蝱窟裡鳴 (圃隱雜記)

金安老構亭於東湖窓下有松戴雪得句窓壓松頭雪久未覓對適湖陰鄭士龍至金曰先覓此對後可坐鄭即應曰軒臨鴈背風金曰得 (楓巖輯話)

沈貞光晩與金安老有隙出為北伯有詩曰洪河欲濟無舟子寒木將枯有寄生蓋悔心之萌乎 (皎山詩話)

○初金安老用事時陳宇嘗言其罪惡安老聞而嫌之逮宇拷掠公為理官涕泣力救以此忤安老出為北伯及安老廢逐又以當用己卯廢錮之意傾心納款於公公信其調停之說力主引入之議安老入後只救金公綠朴公薰杜門士類益甚於前遂擅國柄大張威福安老敗後臺諫提摘前事劾公奪官放歸田里而

當初引入非其辜也嘗以詩哭陰崖曰英妙高懷擬未成更
張一世世曾驚却將詩禮作初服豈意經綸誤半生仕已在
天無喜慍悴銷隨地有枯榮窮途易節尋常事十載林泉尚
令名其春春於己卯士類可見也李之滐所撰行狀○公自遭口舌
退處江湖絶意人事嘗築室于鏡湖之濱以漁釣嘯詠自娛
然發於憤悱咏嘆之間無非愛君憂國及己自訟之語其聞
杜鵑詩曰三月無君弔此身杜鵑聲裏更悲辛山中不廢君
臣義準擬西川再拜人又日出詩曰光明不被寸雲遮海底
紅輪湧碧波頓柱餘輝長間照此身肝胆本無邪又示朴遂
良詩曰十年肝膽向楓宸壯志常期斬佞臣經濟無才還誤
國漁樵有地可栖身不堪掉舌談時事只合韜光混俗人到
老心懷誰會得明明曉日上高旻此亦可見本心也漁村集

字士亨號漁村三陟人

尹豊亨正德己卯以進士讀書於驪興神勒寺驪興有登科慶宴而借妓於原州五六妓過去歷探房廡至公所寓指亦相語曰似是儒生也老僧在傍謂曰勿雜言今此進士爲江原監司之日不遠矣妓輩笑曰欲爲監司者多且多矣公曰方伯雖未可必都事則不難妓乃叉唇闔門而去公其冬登第丙申爲本道監司到原州先訪其時妓輩則皆登鬼籍獨老妓在焉公題詩云十八年前寵寺中群娥爭笑布衣窮如今按節歸來晩爾作偏姑我作翁 松窩雜記 ○爲關東方伯也臨瀛進士高應達公之司馬同年也兄弟三人有兩親設壽筵請公爲上客此日所會同年四而先生守令亦二人也公詩云笙歌卿足罄歡情一樂人間未有榮三弟兄存雙鶴髮四同

年會兩先生砌邊月上横金影窓外風深戛玉鳴取用無禁還不竭知君心事更閑清 上仝 ○題弥富驛詩云夫人洞口生男稲老媪川邊有婢魚西則酒泉東米粮驛名許富不曾虛

上仝 官至副提學

李荇登書堂後嶺次鄭湖陰士龍詩曰青山今夜月白首昔年人節序有来往風光無故新多違應物理一笑亦天真童僕能扶醉杯行莫問廻時湖陰將有遠行故有多違應物理之句許三松伯琦編沖庵集亦録此詩蓋二公之詩機軸不同而三松認為沖庵所作可謂不知詩者也 情裡佳人夢裡逢相看憔悴舊顔容覺来身在高樓上風打空江月隠峰此詩柳夢寅於于野談以為鄭子堂被謫宿于江上夢見至尊感而作此詩云清江詩話以此詩為成李元所作未知孰是 佩殺

輯話

金淨（見原）六歲判書公命賦牧丹即口呼曰洛陽多甲第姚魏鬪芳菲色倚楊妃貌香分韓壽衣翠凝烟乍煖紅潤露初晞莫倚春長在明朝事已非判書公大加驚異至末句不悅曰清而神秀而衰必不得行其志享其壽而昌大吾門死而留名者必此兒也○謫濟州夢一老人來曰與子相見久矣不知文章如何願賞一篇先生答以無有老人曰可與聯句即呼曰積雨初晴後先生不得已應之曰新凉樹梢生老人曰夜添幽户靜先生曰月近小牕明老人曰詩自枕邊得先生曰琴從膝上鳴老人曰此間清意味先生曰難與俗人評老人吟咏至膝上鳴之句驚曰詩格依舊因忽不見（並年譜）

朴誾（見原）南袞嘗言金鉶孫之文朴誾之詩不可易得此語誠然

朴之詩雖非正聲嚴縝勁悍如春陰欲雨鳥相語老樹無聲風自衣地如撲撲悍飛翼蝶似搖搖不繫蓬之句學唐纖麗者安敢劘其壘乎 楓巖輯話

楊士奇妾能屬詞士奇以豐川府使往安岳未還其妾寄詩曰悵望長途不掩扉夜深風露濕羅衣暢山館裡花千樹日日看花歸未歸 芝峯類說

沈思順貞之子以承旨罷官適有誘書貽鐘樓議者指思順所為下獄命搜家文書以憑筆跡其冊面有登南山放糞詩曰一聲雷雨掀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中廟見而惡之刑訊而死 萍湖雜記

鄭士龍 見原 明廟得臨安山水城市圖而作障令古能筆也一日令經題莫有應製者湖陰起而磨墨卽題曰是慶寺十

津亭總選

鳴暮鍾漏金門外夕陽春至今蟻經封猶合依舊靈胥經向閱盡船客歸花嶼暝燕堤鷺擲柳陰濃鐵墻趙社都無所封問抓山寒士縱上大加稱賞給表紙匹湖陰之詩如塞雨霏霏塞日沉胡笳咽惱去留心平生側淚吾差熟今日離筵自不禁天使至於虎泣云若秋生栗樹鮮如錦露入宮簾涼欲霜又一場秋聲門柳隔簾涼思井梧吟等令人當避一頭地矣_{撫松小說}

○嘉靖丁酉為關東盤考使自嶺東北官到臨瀛宿於五臺山月精寺寺前有金剛臺臺下潭水澄淨乃使客遊賞之處公之將發臨瀛也判官令下人棄公曰妓輩亦當從乎公曰不須從也公至臺上俯潭而坐問曰妓輩何以不來曰有命不敢違也公題詩巖上曰東京通判薄風情謂遣佳兒慰客行錯與癡人前說夢銀花無復照潭明判官馳送

馹騎顛倒鬧樽張樂並徵而罷公之跌宕類此上仝

仁宗在東宮時進中廟誕日詩曰誕彌佳節屆重協太平月五色卿雲裏百工抱笏前頌聲盈廣宇壽觴薦華筵此日依遠遇祝祈似泰嶺佩吾齋輯錄

金麟厚見原中年棄官歸以詩酒自娛臨終作詩曰閱過行年五十五及到今朝萬事畢故鄉歸路坦然平歷翊分明未曾缺手中但有一枝筇且喜途中脚不跌既而倏弔以逝西崖雜錄

盧守愼丁亥年間先于有不適於時棄官南歸歷辭蘇齋蘇齋時爲首相適以病在家引入卧內命酒合歡溫辭慰勉以爲公私情義不可退去因以絶句題扇面曰微草年年丞庭荊日日裏平生任恩李持此欲何之平生藏于書篋畸庵漫錄

姜克誠早有文名於癸亥春夢與仙客共登酒樓有一仙娥奉

爵助歡仙求見姜詩姜乃占一絶以示曰酒肆粧樓放縱狂萬人牙頰姓名香逢君說着前身事香案前頭奉玉皇仍書終末曰仙謫仙客見之問曰仙謫乃謫仙耶俄而仙娥辭去姜勸留要唱二歌娥曰妾未嫻歌譜願以詩和之乃於圓扇題詩以贈詩曰忽忽粧束下西樓來伴瓊仙脩勝遊聊唱菉珠歌一曲曲終非為錦纏頭寫就遂去覺之乃夢也姜是年秋以事落職無乃謫仙之讖歟清江詩話晋州人字伯宗號辭竹官舍人肅憲公慤孫曾孫也

尹紀有詩名為人所重一日諸公會飮鄭之雲號秋亭著破笠辭倒竹林中公有詩一句曰破笠無分別聽看竹雨斜儕流相傳許其句法清眞松窩稗說官判官字理之號墨亭元衡之侄發知有乙巳～嗣伴狂自廣浪跡江湖早孔有詩集

奇遵見原詠穩城時題撫胡樓曰山勢橫分柔遠鎮笛聲多在撫

胡楼具後車天幹諳鏡城有詩曰天外怒聲闘渤海雪中砦色見隨山李安訥為北評事有詩曰孤城缺月懸愁外故國聞花落夢中云此詩為關中三絕奇車詩豪壯李詩騷韻[illegible]與奇詩長短而吟咏則其開遠曠漠之氣尤覺偶永兩詩似不得齊驅并駕矣 拵松小說

盧濟居原州蒲勒村晩築精舍於州之西南度雉白雲川上名四十一亭少時學於申企齋之門博覽強記温雅端重亦近世高士也盧相思慎之曽侄孫而涉於藥孤未冠答別舉為有餘者所中自此遂不更赴年三十六而遊臨絕題詩屏上云投攸求近道勉勉欲為仁肉壽功雖薄中無一点塵 松窩雜說

李箕賓以金山郡守遇松雲大師於洛東江上松雲贈李五絕曰南國久為客感時春恨多干戈負佳節衷鬢惱年華李詶

此詩乃朴瑀達所作而出芝峯類說已見第四卷朴摛說下

師曰甫若呼韻則吾當作近體詩矣松雲曰不識使君之詞藻何如而七言四韻蒼卒間搆出固難成篇矣李請不已曰第呼韻可也遂呼濱字鄉廛曰相逢千里洛河濱又呼親字則曰泣說當時意轉親松雲大驚呼以神字則曰秒跡不曾看面目論懷方覺露心神呼身字則曰携節嚴堅凌雲辭伏義遏域許國身松雲起拜曰使君之詩可謂無瑕矣呼人字則乃結曰戮力王家同一死莫言他日入山人其豪俊氣度可見於詩而比之於庸常儒士之文則以為如何耶撫松小說

官兵使 [illegible]

李大源萬曆丁亥春倭賊來寇全羅道鹿島萬戶李大源以孤軍力戰于損竹島援絶敗死水使沈巖御倒失律拿致梟示大源乃武弁而能文嘗賦一絶云白馬閑嘶繋柳條將軍無

事劒藏鞘國恩未報身先死夢踏關山雪未消觀此足見忠義也 梅松小說

安遜竹溪琛之孫也嘗有詩一句云地下定無消恨酒人間難得返魂香其年病死世以謂詩讖 清江詩話 韓滄浪字汝伊

金樂春年二十一中司馬尋罷榜因棄舉業遊陶山門造詣精深先生贈詩有感君高義蕩秋旻之句晚居聞慶之蒲陽洞自號悉百堂 鶴洲襍錄 順天人字泰和

崔滉精悍剛果善攻人過失有直名然君上得失不敢言以足恭得寵宣廟又善隨時俯昂東西分朋互相勝敗而公居清顯自如也其卒也李山海挽詩曰風浪惡時持職穩路岐分處或絶倫公之子有源大怒裂而焚之 晉溪設聞 海州人萬理之後也官至貳相

金應南除濟州也自號蘭浦到瀛洲有望京樓題五言近體詩曰如涉千層浪聞登百尺樓山高聳雲漢海闊近瀛洲君子能安命男兒喜遠遊平生學道意此日聖恩酬權習齋擘聞而玩吟曰涉千層登百尺云爾前程萬里此令公遠大氣像於詩見之非久當作相矣鵝溪見其詩亦以詩賀之曰令公作相之兆可於首句得占也撫松小說

○萬曆己酉朝家刊續靑邱風雅於濟州部聽漢陰誦先相國近體詩數十首於別紙進誦大提學柳西坰根西坰曰金相國之詩格淸而未及圓熟也乃不許一首之鋟梓鄭蓀谷判協曰以金相國名世之詞翰不得傳一首則後世亦少曰與台監有嫌隙而故不載錄云爾西坰曰是何言也吾與金相自少親厚寧有此意耶鄭以湖上有感寄金子瞻詩一律曰東湖雲暝夜如何獨對靑

燈感歲華十月高風吹葉盡五更寒雨度江多病知脚力年

年減老覺鄉心日日加愁是紫宸長繫戀夢舍鷄舌到鑾坡

只一律刊行其他如寄李學士詩經簷短景易黃昏凍雨蕭

蕭枕上聞老去悲戀羣思故櫪斷鴻無侶呌長雲江湖小築依

先業天地深恩荷聖君知己即今公獨在一樽何日更論文

又除安邊歸牛尾時詩曰僑居牛屋柳陰間倚罷怫來却閉

閑萬事不營惟醉臥百年難得是身閒清明小雨花皆發寒

食東風鶯未遷詑與家人沽美酒明朝扶病上前山此等詩

豈下於青卯風雅刊行諸作耶 上仝

沈喜壽見原 嘗畜名妓貞生貞生所居與故判書俞絳別家隔墻

俱以年少深加憐愛一松除錦山倅率去貞生未久病歿一

松傷悼不已及為奏請使至咸從有所眄之妓以詩贈之曰

介清丨石費リ
鄭所門梁語送
虞以不套入送

干戈天地一身輕六月炎程百里行白首歡娛無處着斤城還有後貞生可想其歲久而不忘也燕松小說

鄭介清羅州退吏之子也受學於朴淳而及其鄭汝立之獄介清以背師附賊被罪茂長儒生吳鼎勳等陳疏訟寃曰淳於介清年幾六歲之長而相識於僕黑髭成之後則其無師生之分斷可知矣若其交遊之道則終始平替乙酉年間朴淳贈介清詩曰乾坤納納水茫茫臥疾蹉跎久繫航一棹飄然他日意欲隨漁父和滄浪介清和之曰却俞千載已蒼茫濟楫還爲浮海航興衰斯文天未則水居何必倚鯨浪此正淳罷官家食之日也而切諧勉勵之意見於酬酌之間嘉有不可誣則其所附麗於攻淳之說果可信乎○徐孤青起作傷懷一絶贈之曰虞韶聞盡淳風去岐鳳鳴殘好事非天地不

[illegible]

四生物意凍殍何處見春暉介清次曰時雖今古道何異歸
吾乾坤人亦非存省工夫精到地中和物色使光輝 並見滑錄

崔郎音 贈執義

李山海 見原 年五六歲善草書如龍蛇夾雜一時貴遊家屛障無
不傳其筆跡寫徧並踏足痕以識其小兒書觀者艶嘆林石
泉億齡題詩贈之曰揮毫蛇起陸讀字鳥驚春其先輩之激
賞如此 鵝溪雜錄

鄭澈 見原 退溪南歸送者滿舡先于因公務差遲追到江上則舡
已中流矣因舡人致一絕于先生曰追到廣陵上仙舟已杳
冥秋風滿江思斜日獨登亭退溪於舡上擧手爲謝及還鄕
次韻以寄 時庵設錄 ○甲戌乙亥間東西之論始起栗谷雖主西
議論頗平且欲調劑兩間松江全主西攻東與叔獻議不

台棄官歸湖南作詩曰君意似山堅不動我心如水去難迴如水如山俱是病西風回首獨徘徊成洛士重東會與澈善又其詩贈之曰雲龍風虎物之性胡乃君心獨不迴自撤藩籬莫是谷乾坤無寧可排徊自是天章論盛後澈為承旨奇一臺官曰季秋風力軟如春寒者宜之熱者嚬須待五更霜後鶻一聲高起上蒼是蓋勸駁擊也聞者吐舌 西厓襍錄

柳永慶於宣祖丙午年間以領相久當權柄與奪在手賄賂公行南邊水將所送舡一隻爲訓鍊都監所奪又有萬戶爭貨其門莫定甫拜前參判尹安性作詩譏之曰都監坐得全舡米萬戶來爭甫拜名若使此言聞塞外東倭北狄自然平 春坡

日月錄

趙振由王子師傅出宰禮安縣宣廟賜以扇扇有題詩兩首曰

撐留中宵氣吐虹壯心曾欲奠吾東年來未免那鞠步回首東風恨不窮箋註成來辨說煩幾多今古俗儒喧君看一卮靈臺裏只在澄空不在言戊戌年間書斯文友仁上疏論聖學近於禪陸引是詩為證大忤宣廟大抵人臣進言必誠實懇惻可以感天聽也輕率徑情欲以鸚鵡之能言輕論聖學之淺深宜其不見信也 紫海筆談

壬辰之亂天兵之出來也柳西厓見李提督既退提督題詩扇面以贈曰提兵星夜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盃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計夢中常憶跨征鞍 壬辰記聞

○天將宋大斌破倭于南原星宿嶺登廣寒樓賦詩云戰罷歸來倦倚檻洗兵飲酒大溪頭八山草木千年勝四野烽烟一望收破竹已乘

今日勢挾蓮猶憶舊時遊明朝迫逐嶺詰部萬里歎名正
此求 春坡日月錄
金時讓光海朝謫鍾城憂有人贈詩記得一聯不到觀魚海何
由睹太平莫知其意後被謫寧海而居觀魚臺下癸亥反正
始得北遷 菊堂俳語
西山大師休靜江邊邑品官子也十歲前父母俱歿少時爲桑
門徒而內典儒書亦莫不慣通名於國中己丑逆獄名出逆
招時居妙香山姜絪以金吾郎受命拿來寺僧莫不戰慄西
山獨無憂色曰山人不識何以出諸賊口舌不但軀命所關
必須不廢食飮渴達京師暴白也卽發到處進食而兼程無
晝夜坐則牢睡及至京城原情後卽爲放送而翌日宣廟召
見于便殿下敎曰致此無前之逆變以至橫罹於山人可嘆

乃以所御翁于親寫墨竹而賜之西山叩頭泣謝吟五絶以
進曰瀟湘一竹枝聖主筆頭生山僧香爇處葉葉皆秋聲宣
廟覧而大加嘉嘆又賜茶香白紵布焉及壬辰大駕西幸西
山以僧軍五百出迎於平壤宣廟駐駕垂淚下教曰不意今
日来見汝於此地西山伏地涕淚云十歲前喪父母平生未
嘗下淚今承傳教不覺淚下始知君臣大義無間於父母之
天也（擬柄雜說）○法名休靜字玄應俗姓崔氏名汝信父曼志翁
来謂曰當名雲鶴及生仍為小字力學不懈就學於泮齋忽
得禪宗悟法年三十中禪科至兩宗判事一日解綬還金剛
作三夢詞曰主人夢說客客夢說主人今說二夢客亦是夢
中人吾東方太古和尚入中國雲霞山嗣石屋而傳之幻庵
幻庵傳之龜谷龜谷傳之正心正心傳之智嚴智嚴傳之雲

觀雲觀傳之西山此實臨濟之正派而惟西山得其宗云 碑銘

李享成與朴思庵鄭松江成牛溪同里閈相友善及松江之謫人懼禍莫敢問公獨送之郊外評遺不絶松江有絶塞頻傳札之句其行誼如此 碑文 字景休蔭縣監龍仁人號[illegible]釣翁甲申生

李應麒生而雋潁甫齔受業於成東洲之門作箕潁洗耳圖詩其詩曰水中若有水水亦洗其水東洲大異之 碣 字庭瑞宣廟朝文官牧使全州人

李安訥五言排律始見於初唐而杜子美為一百韻麗朝李相國奎報為三百韻至我朝任踈庵叔英為七百韻寄東岳李安訥其詩廣博奇僻真千載杰作也雖以老杜大手尚止百韻後世詩人亦無如此大作踈庵始創之可見其困廩之富也東岳以一律答之曰萬曆皇明己未秋任公七百韻吾投

自從唐漢未曾覩張有杜韓巾可酬奧理庖犧卦外拈秘文
倉頡字前掇是年大旱焦山岳定是天驚地亦愁此盖欲以
小敵大也 楓巖輯話 ○萬曆辛丑天使來李月沙爲儐臣朴南郭
說之李東岳子敏洪鶴谷輝世以從事偕行金南窓餘慶車
五山復元權石洲汝章以製述官隨來韓石峯景洪以名筆
從實難得之會而斯文之盛事也子敏詩曰參佐交讙古亦
稀此實語也 月沙集
柳成龍己丑鄭汝立之獄李潑亦以附賊被罪其後李潑之伸
冤皆以謂當初李潑家屬之逮累柳成龍參議云其孫柳復
常上疏下其祖成龍之被誣曰臣祖之於潑不但交誼素厚
而聞知其無辜憤羅致潑之初受刑遠竄也一時士夫畏其
逮累莫敢相問而臣祖獨使人送之門外潑以詩謝曰三十

里外遠遷客七十七年多病覩及其死於杖下臣祖又送布
積以賻之此李潑老母雖亡為潑所殺之明證而非臣祖之
所為云○己丑之獄鄭澈欲救崔永慶約與柳成龍聯名疏
救則成龍初諾之及對李恒福乃曰我何敢救辭云載在恒
福日記中而其後柳復帶上疏下之曰李恒福乃宣廟朝名
相也與臣祖同周旋於廊廟熟知臣祖平生故嘗作臣祖遺
事極論行己之正事業之明至於哭亡之詩有曰此道久淪
沒斯人今又亡精神傳簡策棘批鑄虞唐得喪身何與行違
事益章無由睹玉立黃閣日淒涼若使恒福見臣祖之與澈
同約而乃反虛禍波及畏忌憂怖則恒福以臣祖為何如人
必不陽為稱道之辭以欺其心又以欺後世也 辨誣錄
金繼輝重晦妻克誠伯賁鄭礎景瑞洪天民達可俱是丙戌生

四人爲禊克誠家在南門外蓮池邊乘月而會家甚貧酒肴
醆薄天氏曰願得一日産一犢之牛犢曰吾願得不釀自生
酒之瓮克誠曰吾願得不衣不食之美妾一時皆以爲三絶
樑輝有詩曰風流姜子賣醞籍洪達可景端頌曠達唯我無
能者於于野談

柳根原見爲湖西伯時有一書生以推奴乞簡於其婿昇平金塗昇
平曰朝家新禁推奴雖囑簡必不見施然有一策君往試之
事可諧矣聞鵝翁近作挟北樓題詠有謫仙赤壁今蒼壁更
亮南樓是北樓之句君往傳吾札彼若不許勿復强請誦此
句曰盛傳都下故聞之之爾仍曲口讀之可也其人往傳札
入見則以朝令不許其人曰伏聞公有近作願觀之誦而讚
之西坰曰吾作此不久君何從得聞乎答以都下盛傳名句

故聞之西垌書出示其作仍示私稿其人披詠稱嘆或叱之

於唐或叱之於杜西垌留其人具盃盤欵待曰推奴雖有禁

今吾當爲君別薦之私通列邑使巫施行其人成事而歸 換俗

小踏西
說垌

具學瑞按湖南時羅州有夫殺妻疑獄積年不決一日夜月色

如畫具夜深無寐起步庭中倚於梧桐忽得從椅倚桐同玩

月之句沉吟未得其對忽有一女子過曰何不以點燈登閣

各成詩爲對耶盖傍倚字爲奇桐字爲同而燈閣字爲登各

字也具忽精神恍惚呼酒鎭心仍就寢窓外有訴冤聲問何

人有何冤乎對曰妾卽月下對句之女人也本羅州士族夫

亦同鄕士人枕上謂夫曰何不對點燈登閣各成詩夫未得

其對翁以上寺得對而還仍於明日上寺久不還家同伴旅

河

而詰問夫以實告之隣壁有光州士人寄宿之夜深下來自稱新郎曰吾得對而來尋入新房使勿擧燭欲與之强妾疑而拒之郞刃妾而去妾家遂呈官捉囚妾夫妾夫將竟死故欲訴寃而未果今使道精魄過人故來訴耳具曰何以得殺汝之人耶對曰爲白日場出使道所得之句令多士中使之得對則必以妾所得句爲對卽其人也具如其言行閱光羅等邑會多士載重賞而行書徙倚奇桐同玩月之句於題板上令曰得對者當別爲重賞云光州士人果書呈點燈登閣各成詩招坐重賞卽爲捉下具枷究覈卽放前囚 換松小說

朴守銘萬曆戊午帝以楊鎬爲經畧都督劉綎杜松等四人爲大將進兵攻北虜我國亦遣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至深河劉提督敗衂自焚死弘立解甲投降乃八千精兵也左

營將金應河倚柳樹下射殺賊無數矢盡以長劒斫殺亦多終死於沙場我國遣官致慰於經略問安官李溗乃相禮朴守綿之婿也一時名士送別於新門外盤松池邊朴亦赴其會中年少輩侮之曰相禮乃能作詩送贈於婿耶朴答曰巧拙間當作詩諸君可呼韻也座中呼以難字卿應曰莫嘆臨岐別深憂出使難又呼頳字則曰元戎新屈膝聖代有何頳諸公聞而皆奪氣又呼山字則曰殺氣衝遼薊頳雲壓海山又呼閑字則曰丈夫長劒在何必戀鄉閑滿座無不摧折如李國楨輩亦未免閣筆不能作一句古語曰詩能摧折人氣豈不信歟 撫松小說

孫瀧宗武人也許荷谷篈自甲山蒙放至端川麻谷驛主人家壁有題七絶曰世上無人識俊才黃金誰更築高臺滄洲點

盡靑靑髮匹馬陰山十往來招主問之則對以羨錢僉使孫

流宗再昨來宿而去其前無此題其後無來客少僉使之可為耳荷谷乃誦其詩於世至今為名作也（撫松小說）（清霜一本作邊霜）

鄭復始年十二過洪川赤登津一人呼韻即應曰多少行人忙裡過白鷗閒泛水中天云遂刻揭自是文名大振（行狀）

尹渟世居靑坡北崖癸酉夢登龍頭入于慶會樓其年魁慶會庭試靑坡之人至今言之也尹以名官訟其先世奴婢人或訟之尹題一絶云榮辱完天下清風有許由分中無棄物猶累自家牛其詩不但名於世亦善辭令（撫松小說）（字止叔坡平人宣祖癸酉）

（文官吏佐）

尹繼善有詩才十餘歲臨丈呼韻令賦詩尹押尖字曰人間事業狼胡大世上功名鼠毛尖年十九魁庭試傷於酒色而夭

見上

竟不究其才惜哉 菊堂俳語 稗攷 潭

玉峰李氏郎守李逢孽女為承旨趙瑗之妾瑗為三陟府使李氏題竹西樓詩有江呑鴎夢闊天入雁愁長之語好事者多傳語 西崖雜錄 ○趙承旨後妾李玉峯以才勝德見黜後作詩送呈承旨曰曰近来安否問如何月到紗窓妾恨多若使夢魂行有迹門前石路已成沙趙終不更畜 楓巖輯詁

申欽少時與金正字誠立及他友儕屋同做舉業友人造罪語以為金好遊娼樓婢輩聞之密告於金妻許氏一日許氏備妙饌盛酒於太白瓶書一句於瓶腹以送曰郎君自是無情者同接何人縱反間始知許氏能詩氣豪也 菊堂俳語

鄭經世光海乙卯秋為沈憬妾引被逮燭其情而遅其决以待贖門人子弟欲訟寃先生止之久後始保放再更冬益取聖

賢書研窮體驗任踈庵叔英景訪逃桔梗亭詩有中黄外白
兼文質始苦終甘慣事險云云丙辰始啟狀行 字景任號曇伏吏判文衡
李時稷公在丙子入江都與宋公時榮約同日死宋公先決公
以矛弦又自經年六十六有一詞世傳之曰長江失險北軍
飛渡醉將惶惻背國偷生宗社淪没萬姓魚肉况彼南漢朝
暵且陷義不苟活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無怍嗟爾吾兒
愼勿偷生歸瘞遺骸善養病母縮跡鄉閭隱而不起區區遺
恨在爾善述今蘖見逸行狀 延安人字聖俞仁祖甲子文號竹腦官兩著贈吏判
宋國澤為持平時有元宗追崇之論李延平主之上納其說公
與鄭憲金文正清陰逊陳其不可遂劾延平俱被譴遞延平方
主銓首點公為翰城郡官物情大駭金文正贈詩曰清名郡
吏服高論士林推云云明年移文川狀行 字澤之恩津人仁祖甲子文官府尹

楊士彥其外祖旌善郡餘粮郡吏也其父為三陟府使來到營
下時夫人年十四五容貌艷艷乃召而見之以所把新色扇
子給之後其父母欲嫁之夫人辭曰前日使君之贈扇乃留
意於我我今背之不可其父母不能奪去三陟府告之遂載
以歸生蓬萊三兄弟介介如玉而其父以我國庶類之未通
仕路尋常嘆惜臨終慨然與呼其嫡子告曰願勿以三子介
意吾將以繼母事之亦服三年喪及其父塟後夫人作書遺
之曰嫡子家哀於心不安不如自處於今日乃卽自縊其處
身行事可謂君子其人尤可異也蓬萊登第為江原亞使江
陵府伯文章筆法冠絶今古漢陰相公白鷺戲受崇焉蓬萊
於永平錦繡潭石上題七絶曰錦水銀沙一樣平尖雲江雨
白鳩明尋真誤入蓬萊路莫遣溪舟出洞行漢陰五絶云野

丙子歲使臣李上使則任珖副使金也書狀黃也黃通判出候五里金伯不受送迎乃入于客舍款叙通判曰往役日域時琉璃盃蒲萄酒使道亦能飮乎只恐忘却也金曰吾果大敗矣其時役邦之人有執政者送障子二件求詩請於余者則江上畫梅及雲間月也請於通判者則画梅積雪下有一雉也余卽援筆書之曰皎皎雲端月姸姸江上枝其間九萬里清白故相隨題罷出給則執政以金屛諸器玩及玉盃酌魏黃酒進于余召問譯官則其價二十金云通判用意頗苦良久題云積雪埋深壑清香發古枝無人訪斜逕獨有野鷄知覺之不覺奇絶出給則潤筆之資其所寶玩皆三倍於余以琉璃盃蒲萄酒進之通判接口曰其味太好矣公能飮否余答以各以其才爭售於隣國不可見分也又召譯官問其

荒碑無語月輪孤

價六十金也彼邦人能知詩亦如此爾（換松小說）（金蒻東溟 黃蒻漫浪）

金潤相嘗水行舡敗僅及岸登亭作詩曰衣冠已被狂流失身

體猶存父母遺更上高亭看霽景秋山淡碧入新詩其高趣

可掬六十後始占司馬以遺逸擬齋郎不來（鰲山詩話）（進士和順人）

許篈於豊山驛見題壁一詩曰世上無人識俊才黃金誰爲築

高臺云云（此詩重見孫胤宗而此則以兵營軍官所題錄之姑存之）

許篈萬曆年間篈徒配于咸悅與其侄許殷中及李學官元亨

往扶安邑五里程邑娼癸生携酒而在席漢城判尹尹銑嘗

宰扶安堅去思碑而尹乃癸生之所愛也篈指其碑語及尹

癸生乃泣下篈卽吟一絕云一曲瑤琴怨鷓鴣〔　〕峴山當

日羊公石亦有佳人墮淚無此乃鮫山絕作也其後元亨謂

以己作傳播於世可笑也（換松小說）（蒻鰲山）○知詩難於作詩但

古能詩者咸以選詩為難余聞之先輩趙石磵云佗所撰三韓龜鑑多缺略柳夢窩希嶺大東詩林未免固陋徐四佳居正東文選即一類聚亦非選法蘓陽谷世讓續東文選取舍不公頗因愛憎金佔畢宗直青邱風雅只取精簡遺其發越柳西坰根續青邱風雅與奪不明未得要領惟許筠國朝詩刪澤堂李植諸公皆稱善採詩刪之盛行於世蓋以此也然其中所謂伽倻仙女詩即國初人鄭元興次日本人龍章嶺南樓詩韻而輿地勝覽所載也且其中所謂鬼李顯郁詩即皇朝王陽明廬山開元寺作也載在本集其詩云秋山路僻問歸樵為指前峯石逕遙偶與白雲還暝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幽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鍾陽湍夜返迢迢噫筠乃假託名姓欲瞞後人眼目何哉且以世

必今讀之冗録語
乃許以上可敢

情光去語意見之少是人間語而非鬼作明矣 楓巖輯註

河東一青巖寺在晉州田頭里火于壬辰亂後重建有官竹田佐郎遊西巖記畧曰四岳之中西岳最奇崗於是撥草捨策小篴從西門渡溪行數十步有小庵篩曰西庵至其庵題一律曰翠微闌向塵清 水落山空石路明 巖月夜 啓外澤洞雲晨傍桃邊生 愚得録

甫瞻 姓李 壬戌年間余因事上京在墨洞岳叔 東岳 宅忽報廣昌来到蒼黃避入則廣曰李佐郎何避我也不得已出見廣極致欸色益瞻久執文柄小北欲撓之以前大提學月沙為藝學以遍佐乃欲使月沙傳于金藎國華瞻知其氣色欲與他人為己德盖為岳而来也謂岳叔曰今日来此適遇李佐郎為一日驩讌之會也識一勝事主家仍陳盛具瞻終日飲樂作

七律七首皆欲傳衣鉢等意贈我以一律倩字韻將成落句時猶宮回月已昇矣即呼曰新月娟娟照酒盃蓋諸作有若即席所作而觀其氣色則欲辨此事頗為製作先遣其客鄭碩後又探座客我之來似亦已聞而來矣其日東岳不為酬唱夜間盡次韻翌朝書送余只次倩字韻一首以送詩曰投壁曾看按劍猜傾誠何必盡勞練卯泉自有忘機地鉛槧初非闘草木偶到竹林叨禮數却勝蓮幕盍僅陪世間榮悴誰料理且喜春風入酒盃其蜂腰鶴膝爭呈態犬吠驢鳴各效聲此甫瞻贈岳叔之句 澤堂識錄

柳氏於于之妹鵠谷之母夫人也有詩鑑見家內兒少所作則預卜其窮達有隣兒作詩曰雄鷄上墻鳴一兒曰雄鷄鳴上墻夫人曰上墻鳴者必位至兵判鳴上墻者必夭折矣後果

驗云 終南叢志

蔡裕後嘗往東湖與承旨李元鎮同舟而遊湖洲醉甚誤墜江水李公極力喜救湖洲即吟一絶曰但覺盃酒淺不知江水深舟中李齊在肯使屈原沉一座稱佳 終南叢志

李元翼卒之前一年夢作詩記得一句落花芳草春山路覺大空坐語未休公謂人曰我必不久死矣果於翌年春卒 菊堂俳語

張維 原見 南漢圍城中私曰城若不幸手刃自死甚難何以則可得善死及聞江都之敗涕泣區區不能自刎謂吾曰吾輩平日學力有得至于今日少無所賴一生工夫揔是虛事云顧其平日所學未免着於異端有何實得定力以當患難之際乎其時谿谷有詩曰安危敢輕說忠孝愧全虧年年春夜月血洒杜鵑枝又曰力盡風塵裡魂消月暈中浮生已自了一

笑篤錄空 澤堂家錄

金氏 父是永與人 有聰明一覽古書無不卽誦適德源人朴㫿章嘗在夫家寄其父詩曰之子于歸家室宜事親一念白難持竣城北去叅粮地車馬僕從孰借之又贈其夫詩曰朦月初三夜殘燈挑雨悲文君多病日李白遠行時北路雲千里南天海一湄歸期應不遠何岁苦相思 楓巖輯錄

鄭氏乃鄭林塘惟吉之女而文陽柳自新之妻也自新之女為光海夫人而嘗嘆曰連姻王室兒子輩徒享富貴似不得善其終也其於衾枕亦用素褥而居之卒後十餘年夫人亦卒

夫人鄭氏能詩嘗出住西氷庫江舍有詞云來訪沙鷗約江皐木葉飛園收芋栗畠網擧蝤鮮肥褰箔看山翠開樽對月輝夜涼清不寐松露滴羅衣可以觀發韻之出于天也嘗買

鄭斗卿

舍于會賢洞一日得詩句於抹樓下以血題云終夜行千里蒼茫舊地空悲猶無日月誰識血流紅其所書之慾則竹淸絲也卽放賣其家於安重黙及癸亥反正光海夫人白鎰柳希奮希發誅死戊辰柳孝立謀逆宗族盡誅文陽之見不可謂不神也 孫松小說

李東顯爲全羅水使以船賂米於李判書一相家人言藉藉李判書之翼以持平論之有一大臣白上曰索其船於江上臺啓虛實可驗其欺罔私護甚矣船雖留泊其誰摘發也况米已納而無留泊之事乎戶曹郎官承命往江上還白無船鄭永旨斗卿有詩曰天崩亦有牛歸地海濶難尋舟去處一時傳誦 菊堂俳語

金得臣落日淸江興回頭問白鷗答云紅蓼月漁笛數聲秋不

知誰作而眞俳優之詩鄙俚可笑白鷗豈有與人酬答之理
耶世或以此詩爲金柏谷得臣所作柏谷豈作此等語耶 楓巖
輯 權南蒼志曰此詩甚鄙俚可笑皆稱金作東人詩話金作祗堪捧
話 腹云云蒼志□□柏谷所著也

申混少以奇童名世後爲安州教授將赴關西其母有戒色之
訓其妻警言之申戲賦一絶曰謂我西行錦繡叢莫親戒色
婦言同母憂疾病誠爲是妻妬風流未必公此詩多傳誦稱
善而第四句妻妬風流四字殊非微婉之語若改以妻意安
知盡出公則似并有味 楓巖輯錄 歸初庵

昔臣俊家住松都申元澤混名自安州教授拜校理承召過松都
拜無悶求詩卽贈詩曰仙宮瑤籍逸君才何事翩然下界來
跨鶴鞭鸞歸路近五雲多處是蓬萊申謝而去無悶更吟一
遍而嘆曰此是挽申詩也申歸京數月而歿 楓巖輯錄 字公第 號無悶

許穆𡨪三陟以後自言有疾則恒見草笠布衣者不知自何来奔走供役辭去則疾已以為異驗及壬戌病革謂其家人曰草笠者常随不去吾其死乎遂占一絶曰有感必有應此理夲不虛殷人敬鬼神鬼神豈欺余 玄湖瑣談

李端夏毎主松葉論丙寅入相後力主之時適有松虫松樹多枯死申判書最有詩曰木覔青松虫食盡相公何處做經綸 晦隱雜識

釋妙靜異僧也有詩曰青鸞鸞哞鵲飛還月出扶桑大樹間今夜清光被何處碧桃花外露三成琓以此詩托補自作言于壺谷南龍翼南吟誦再三曰此非汝所敢作乃絶世警作也 楓巖輯錄

南龍翼所輯箕雅所謂閨秀趙瑗妾李氏春日有懷詩卽蘭雪

升

軒許氏詩也載於本集其詩云章臺延逓斷腸人雙鯉傳書漢水濱黃鳥曉啼愁裏雨綠楊晴裊窓中春瑤堦寂歷生春草寶瑟凄涼閉素塵誰念木蘭舟上客白蘋花滿廣陵津然黃鳥綠楊二聯卽高麗崔惟善詩而許氏竊入耶箕雅所謂金萬英詠西代詩卽玉峯子鄭星卿兒時所作也亦載於本集詩云色似青天初霽後形如太極未分前劈破丹心香露滴相如從此懶尋泉且權黔殷山詩首陽亦周土薇蕨累清風若解殷山在應先箕子東此詩不載於丙洲五兄弟聯珠集壺谷從何得此而選入於此耶楓巖輯話 ○莫遣入關無所取祖龍天下勝秋毫卽明時人也楊愼升庵錄之而南龍翼以此詩爲太湖李元鎭所作載於箕雅亦載於壺谷詩話何也蓋元鎭以漢高祖爲題作神堯後裔沛中豪約法三章帝業

祝

高之句仍以勝秋毫之句續之成一絶句其作上句真村學
庵俚語而下句卽古人詩則龍翼果何所取而遽入耶
南老星閭巷間人有玩好之物而被人偷竊則[illegible][illegible]法以休之
往往還置故處任義伯為黄海監司時所佩銀粧刀及銀盃
見偷疑下輩所為至於冠帶焚香親自呪祝聞者鄙之代任
為監司者辭朝南斋判老星以一絶題扇面以贈曰銀盃藏
須密粧刀佩亦堅焚香冠帶視無若季方然季方任之字也
菊逵俳語
金昜冑納[illegible][illegible]句曰俳佪為覓澹翁句舟翠偷來字亦更白
註曰崔承太言黄聘君於丙子九月還自椵島題詩壁間曰
世已憂無奈身應死始安秋風離別意葉落萬重山今訪之
已亡矣 聞記 ○擣椒集識曰椒性辣螫人喉雖久而不除故昔

人於辛苦艱難閱歷有不可忘者則此之於持椒往者鄭湖
陰自燕歸時有詩云擣椒剩有餘辛在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副价柳公尚運沿途有作輒以相示余從以和前後所得幾
至三百四十餘首錄而題之擣椒集云 息庵集
金昌協黃遠伯名到之亡于杜河所居書室有梅一樹名索笑庵
其死前數月梅忽枯死題之曰淚濺盆中半落梅淡雲微月
起徘徊齋東老樹魂先斷菴為無人索笑來 記聞
英宗 宗系辨誣之後宣廟及肅廟皆有御題次馬雒銘詩一
律名曰光國志慶錄壁書于甲子上又追和曰再造皇恩大
由乎我祖誠宗祊此日正列聖幾年營喜報來春鴈歌謠屬
夏鷖感與小子志稽首拜高明又命刊布 宗系辨誣錄
宋明欽曼八一深山峯峦奇秀清溪流瀉駐馬吟一聯曰山似

武夷增匯匝水如巴谷更縈廻未及完篇而覺平生一念在於月城松臺之間魂夢有時往來如此云 記聞 字晦可 同春先生之玄孫

逸官贊善 贈吏判諡文元公

任瑋為補衣時暗行至驛亭店主呼以生員問督郵之為誰則名萬里而居關北者也冊客三人各擁妓云遂戲作一律曰

內句七之 曾經修撰歸生員督郵萬里家千里衙客三分妓十分

聯二句亡 狗皮毛襪兼袴褲行裝恰似御營軍 隨聞錄 英宗時人官大司諫

贈吏判

李周鎮 號[illegible] 危長志曰無憂也其漫興詩曰風田小榻杖碁晚月到長廊倚桃高他日未可量也蓋自少人之所期已然 行狀 字文甫德水人 英宗乙巳文官至吏判

鄭昌朝沒之前二日作詩曰直道神明扶虛名造化忌稚德不

見廢樹恩不報也盡宵都妄想經營復何爲蒼天浩浩大吾
道亦如斯云云似有悟也記聞字子正溫陽人進士副率

偈聖訥稱華月又斧庵十四出家雲遊見喚醒大禪師喚醒大
普之傳[illegible]及設華嚴大會於湖南金山寺法衆千四百
餘師登座論道河決風生喚醒大加稱歎贈一偈曰入院寒
燒佛着經轉覺魔出門行人路赤脚唱山謠錄道十年恣聞
宗教及示寂年六十弟子請留偈師索筆書曰翻身轉一擲
凉月碧峰西遂化去東方佛法始盛於太古和尚太古傳之
幻庵龜谷登階碧松芙蓉西山鞭羊楓潭月潭而華月得其
宗云記聞

成大中多大浦詩曰今人不識尹將軍戰地蒼茫但水雲大居
要張忠勇業教君城角一揮戈云云尹將軍名興信以多大

正宗乙酉科宮參
首字美庸

計

僉使死於壬辰亂興信父任興信兄弟五人而三死乙巳之

禍二則以稚免又盡死於兵燹矣鎮無彰烈之碑識者傷之

記聞 字士執昌山人英宗文官郡守號青城

丁若鏞在謫見小綠蛙忽見啄於鷄躍上梢枝感吟曰綠色適

身絶小蛙一生端正坐梢杈非渠敢有居高願剛怕鷄腸活

見埋及放怖人以為末句之兆云○見飛鳶攫鷄雛感吟曰

山家契活養鷄雛遠備乳鳶與乳烏饒屋忽着飛也似拍窓

驚問攫乎無仰天走石諸而歎掃地播粮數且呼少須哀鳴

従地出雛雞依舊啄雞隅亦可一笑 記聞 純宗時人

高麗人

序次未詳

吁咄龍城妓也每為使客所寵善唱和宋國瞻出佐西北戎幕獨不與遊押妓乃作詩呈云廣平鐵腸早知堅兒本無心共枕眠假[illegible]一宵詩酒席助吟風月結芳緣 楓崖輯錄

梁喜工於詩嘗於雪夜尋梅吟得雪墮吟唇詩欲凍之句久未能對遂忘不記十餘年之後忽有人來問曰子何不續詩欲凍之句耶仍微吟曰梅飄歌扇曲生香覺而異之遂成長律曰幽人要結歲寒盟獨訪江梅興轉狂雪墮吟唇詩欲凍梅飄歌扇曲生香人從銀漢橋邊過月掛瓊瑤窟裏涼明月漸高風正急招魂何處覓餘芳 菊堂俳諧 官茶判 [illegible] 南原人

宋憂寅懷德人有詩才次唐律凌敲臺韵押來字曰長江有限潮空去喬木無春月獨來此鬼語也夭死人皆惜之 菊堂俳諧

一三字琴[illegible] 燈[illegible]判 仁祖朝人

昌山之 見六卷

號琴巖

鄭碏 病而過冕能作絶句其最警絶曰酒滴春眠後花飛捲簾前人生能幾許悵望雨中天又曰萬里鯨波海日昏碧桃花影照天門鸞驂一息空千載縹緲蓬萊半夜聞其韻瀏幽自非人間語 楓巖輯錄 字百鍊号梧亭 明宗朝人 平陵 以詩鳴世

柳順善文簡公琰之後也登第之初聲名未大著時玉堂諸學士作詩酒契公聞之馳赴連刺座中使人問曰速飲十鍾每鍾賦長律一首者得預是契公可能之乎公不答索紙筆書十句以[illegible]限寒滿酌吾能盡只恨當年不學詩一座歎服即令延入仍許參契 菊堂俳語 號素齋字純仲晉州人 明宗丁未文科

一常 女京城人能詩未知學得於何人而蓋其天才然也其贈人詩曰落葉風前語殘花雨後啼相思今夜夢月白曉樓西

又贈郎詩曰長興洞裏初相見乘鶴橋邊更斷魂芳草落花春去後異鄉何處不思君誤嫁楊州田夫薄命可憐其國香淑真之流歟 菊堂俳語

李墍嘗言於江寺石碑有詩云秘記相傳九百年前人已去後人還三都白日來狐兔五部青春醉管絃本落神嵩寒泣雨草生宮苑曉沾烟皇恩寬宥深如海唯使三韓再得全石碑之有詩久矣而發於今日未知為何人之詩也甚可怪哉 松窩

襍說 即李墍所著 明宗乙卯文官吏判 號山人

落葉誹花一絶是安珍[illegible]所作
見四老[illegible]

昇玄 見六卷

號琴巖

鄭鎔病而遇鬼能作絕句其最警絕曰酒渦春眠後花飛捲簾前人生能幾許悵望雨中天又曰萬里鯨波海日昏碧桃花影照天門鸞驂一息空千載緱嶺靈簫半夜聞其韻幽自非人間語 楓巖輯錄 字百鍊號梧亭 明宗朝人早歿以詩鳴世

柳順善文簡公琰之後也登第之初聲名未大著時玉堂諸學士作詩酒契公聞之馳赴連剌座中使人問曰連飲十鍾每鍾賦長律一首者得預是契公可能之乎公不答索紙筆書一句以[illegible]以寒滿酌吾能盡只恨當年不學詩一座歎服即令延入仍許參契 菊堂俳語 號素齋字純仲晉州人 明宗丁未文[illegible]

一常女京城人能詩未知學得於何人而蓋其天才然也其贈人詩曰落葉風前語殘花雨後啼相思今夜夢月白[illegible]樓西

落葉猶花一絶是安玲尉安晤所作
見四卷崔壽男下 後當刪